

因为懂得,所以宽容

□ 草予

一个将军,比万夫莫当更高的境界,该是马放南山。当一个将军心中只有“战意”,纵使百战百胜,也只能是个勇者;而真正的王者,则勇智两全,懂得善止干戈,善化玉帛,从而引人称颂。

你可以输给一个人,但你未必真心服这个人,这就是说,与人修好远比赢了这个人更难,因为与人修善需要包容和宽怀。

我们总是寻求与世界的共鸣,乐意来往与自己频率相近的人,那些貌合神离的关系,会被自行脱离。我们希望自己的深情、交付、真实、靠近能够得到应答,且如期待般被一一回应。然而,如果一味地将自己的喜怒悲欣安置在他人那里,就会让我们陷入无来由的情绪之中。

我们终会发现,不论拥有多少追捧和环绕,每个人最终还是要直面一个人的更深人去、来日方长。月到天心,各人都会各自拥有影子,唯有各自携带。

点滴

跌一跤,且坐坐

□ 崔鹤同

当你为错过星星而伤神时,你也将错过月亮

1991年高考的前一天,我的女儿去学校上最后一次晚自习。快11点了,她还没回来。我有点儿忐忑不安,就到马路上去看看。正巧,看到女儿无精打采地向我走了过来。

“你的自行车呢?”我问。

“被偷了!”她沮丧地说。

“哦。丢了就丢了!”我拉着她的手,“快回家吃饭,早饿了吧!”

回到家,我只字未提丢车的事。第二天,女儿正常去参加高考,那年,她如愿考上了大学。

后来她问我:“爸,那晚你咋不说丢车的事,也没告诉妈?”

我说:“车已经丢了,不能再丢了睡眠!那样不是加倍的损失吗?”

是呀,人生怕的不是失去了什么,而是不知道及时止损,那样会失去更多。

记得我1964年参加高考,我爱好文学,满心期望能上大学中文系,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。那年高考录取率只有15%,我落榜了。那天晚上,我呆呆地坐在马路边,闷闷不乐。母亲悄悄地走过来,轻声细语地对我说:“考不上不要紧,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。通向人民广场不止一条路。”

母亲只是在扫盲时才识得几个字,可她说的“通向人民广场不止一条路”,多么富有哲理!这句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,第二年,我去了新疆,在社会这所大学校,寻觅我多彩的文学梦。

冰心说:“无论什么事发生,生活仍将继续。”跌一跤,且坐坐,不急不恼,定定神,喘口气,攒足劲,再满怀信心地朝前走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使得世界得体、恰当的,不是“求同”,而是“存异”,最大的慈悲莫过和平,而最大的和平则莫过包容。

当所有的关系在深邃、庄重、真实的情感面前水落石出,能够准确无误地抵达并陪伴我们的,只会是少数。信奉自己是怎样的人,就会遇到怎样的人,是美丽而单纯的。你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,但不会知道会遇到谁。所有的相逢,都神秘而叵测。

生活中,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两个人或许正在相恋,而形影不离的人或许从未坦诚相对。真正的爱情,只是弱水一瓢的认取。至于爱情的格局和是否匹配登对,那是随着人物的慈悲、虚怀、气度以及赤子之心久而久之形成的,是他人的评断,好与坏,都无关爱情本身。

要敢于独对一个人的时光,与自己相处,对自己作出整理和清扫;同时,还要接受“异己”,学会聆听不同和反对的声

音,之后选择原谅,选择忘却。很多人喜欢黑夜,因为它拥有包容和隐藏的能力,而且隔夜作废。这,其实值得学习。

与恐惧、无助、快乐、期待一样,爱也来自人类的本能:一开始总想给出欣欣向荣的爱,给不起时就想要离开,往事尽付昨天。所以好的爱是有教养的,换骨于原始状态,有担当,有克制,可悦人,可悦己,能自律,能长久,从而引人称颂。

生活,从来就不是黑白对错的较量,往往,我们对自己做出割舍和退让,比指正他人的错误并强制对方认错更容易和解一场矛盾。我们没有必要去赢那个陪着我们天长日久又相濡以沫的人,即便我们胜券在握。

自然的慈悲,在万物生长;将军的慈悲,在止战休戈;人间的慈悲,在时和年丰,而这样的慈悲,需要的是厚德和宇量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生 活

暖老温贫

□ 潘殊苗

去母亲家聚餐,四世同堂。老太端一碗白米饭,佐以腐乳两块,双手捧着吃,我们才尝了几道菜,老太手中瓷碗已空。“菜,老太吃菜!”儿子在一边喊,老太笑着接过碗,对重孙说:“你吃,老太没牙,咬不动了。”握着老太枯如树皮的手,抚摸她干瘦的背,感到时光像一把刀,旧了容颜沧桑心田,使人想起一个词——暖老温贫。

“老太”是我的奶奶,年过九十,状如一树老梅,虽叶已凋零、花期开尽,周身无物,却依然有大美。她仍穿着我小时见的对襟褂子,棉布质地,蓝色洗得发白。布衣散发着柔软的气息,连扣子也是布绞成的,有一种岁月沉淀之美。

我每次见她都要笑:“奶奶,您怎么一点儿也不肯变,还是老样子。”奶奶也会幽默,回道:“老了,可不就是这个样子?”母亲给她买来新衣服,要她换,奶奶却嫌它们扎眼,总搁在箱子里。连她用的茶碗、梳子以及枕头也是旧时留存下来的,粗瓷原木的,带着隐约的裂纹,裸着残缺的边角,却是稀有的美,这种美有韵外之致,有清奇之境,得此,周身俱暖。这暖,在流年里聚集起来,正如《诗品》里的“神出古异,淡不可收”,这淡雅和古旧,又似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生时所期愿的“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”。

在父母家住不多日,奶奶会在某个清晨打点行装,一个人悄悄去到不远的姑姑家。父亲埋怨自己母亲:“你就一辈子倔吧,一声要走就难留。”几个回合下来,二老也学会察言观色,等奶奶屋里有风吹草动,就等着送她上车。好在这两年,奶奶身子骨眼看着弱了,也不便独自行走,由着子女往来接送,算是示弱。

母亲有一次小声对我说:“你奶奶好像还有宝贝呢,包袱枕在身边,从来不让人碰。”我顿时为她的天真吃吃地笑,母亲转而假装嗔怒地说:“她怎会有值钱的物件,我自打进了她家门,连块像样的布头子也没得到。”能说得出的委屈还算是委屈吗?想那时的母亲,千里迢迢追到部队,多年后不停地跟我们庆幸:“亏我去得早,断了那几个女兵的念想,不然你爸就是别人的,也就没有你们仨了。”母亲守着甘愿,陪父亲转战南北,穿布衣嚼菜根,过得清贫而知足。

转眼四十载,父母将婚姻打磨成熠熠闪光的红宝石,它的光芒尽在找到了一位爱的人,且将一生安放在这温暖熨贴的小窝里,与彼此共赴百年。

新居装潢,老公策划要在背景墙上挂一幅十字绣。市场卖的商业气息太浓,终不能如我心意,想着自己要能绣一幅该多好,就借郑板桥的对联:“青菜萝卜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不论颜色笔划,都要简朴、素淡。

想来自己于生活,竟也是朴素的态度,暖老温贫,点缀着代代平实的日子。

——摘自《老年世界》

